

## 微评论

## 淇河论语

全国政协常务委员、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谈到思想道德建设时表示,有的小孩长大后的理想是“想当贪官”,因为贪官挣钱多,这样的现实很可怕。(3月14日《京华时报》)

王焱:童言无忌,小孩子的话令成人世界震撼。震撼之余,我们更应该审视,现实的世界到底给了小孩什么样的生活感觉。

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揭露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内幕:“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,出厂价不过3000元,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.7万元;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,到岸价不过6000元,到了医院便成了3.8万元。”董协良说,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。(3月14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侯江:还不用操卖白粉的心。

银监会、央行和发改委联合发布通知,要求银行自今年7月1日起免除人民币个人账户的11类共34项服务收费。公开资料显示,仅去年半年时间,银行的收费项目就增加了30多项。2003年商业银行的服务收费项目仅有300多项,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项,7年间增长了10倍。(3月15日《北京商报》)

张丽:收费三千项,缘似个长。

济南一些车主反映,中石化的加油卡,里面最后剩下不到1元钱时,就无法用其加油了,退卡时里面的零钱却取不出来。另外,一些两年前办理的中石化加油卡每张工本费是20元,现在去退卡时,工本费只退5元钱。(3月15日《济南时报》)

《北京晚报》:蚂蚱再小也是肉。

□李鹏

11岁男孩小昂在学校门口捡到一枚戒指。在询问失主时,某午托部一位接孩子的刘女士说她知道是谁丢的,便拿走了戒指,说会帮忙还给失主。当记者拨通刘女士提供的失主电话时,却发现两人说法互相矛盾……(本报3月14日4版《是谁丢了这枚戒指?》)

无人喝彩,甚至不明不白,瞧这好事做的!落得这般田地,不仅十来岁的小孩不好接受,搁你你愿意?对于戒指归属以及转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的说法,连热情的刘女士也“不知道怎么回事”,这里咱也莫以小人之心乱加揣摩了。

问题是,11岁的小昂,他有质疑的权利,有知道真相的权利!因为他付出了真情,同样有权换回真情。否则,你敢保证小昂以后成了大昂、老昂的时候,他为人的真情都不减一分甚而大打折扣?

戒指终究要戴在手上。只不过目前刘女士关心的是,快点儿避开这枚据说戴在别人手上、“根本不值钱”的戒指给她带来的“这么多麻烦”——我想刘女士会很快求得内心的平静,只要如她所言“出于好心”;小昂关心的是,这枚“应该不便宜”的戒指是否戴对了地方——以目前的情势看,这个恐怕永远都不可能弄清;而在下关心的是透过这枚归属真假莫辨的戒指,该怎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,留住一份真情。

实际上多少年来,我们的国民教育,缺乏真相这一课。自打学前教育开始,我们就在有意无意模糊猫和老鼠、大灰狼和喜羊羊的界限,难道

不知道有“天敌”这个概念?从迈进小学校园到走出大学校门,大多数“公仆”的儿孙与“主人”家的子弟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,我们的政治教科书为什么总是避而不谈?当毒奶粉、毒疫苗、大头娃娃、结石宝宝活生生涌现出来时,为什么总有某个权威部门站出来“辟谣”?而真要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信息时,一些地方和部门又为什么偏爱使用“少数不明真相群众”这样的字眼?

残缺的教育,必然会抹杀探究真相的智慧,削弱面对真相的勇气。不难看出,当小昂不听任何描述,就把捡到的戒指指示人时,这场荒诞剧就开演了——这当然错不在孩子。假若我们的教育少些粉饰,多些理性;少些美丽的谎言,多些真相的披露,我们的孩子就会多些置疑,少些轻信。一旦真情不能换真心,往往也更容易修复伤痛,重构支撑我们社会的真情。

## 局长“微服私访”的给力与乏力

## 世相漫议

□谭伟

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平时有何特殊的履职方式?平时如何跟老百姓交往?王立军说,他经常扮成出租车司机,开着正规牌照的出租车出去察看,这样更便于“了解真实情况”。(详见本报昨日11版)

一听到“微服私访”的事迹,人们总能感受到一股正义感和力量感。古时皇帝微服民间战邪恶,斗贪官,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,大快人心。直至今日,虽然官员频频在电视上亮相,已是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,但“微服私访”仍为人们津津乐道。去年1月,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“微

服”焦作应聘,因年龄过大而遭拒。“求职”的失败,让卢书记明白了中年人就业的现实困难,于是河南掀起了关注“4050”人员就业的热潮,政府部门也出台了相应帮扶措施。由此可见,“微服私访”在现今仍然相当给力。

然而,不得不认识到,“微服私访”之所以给力,是因为许多正常考察途径的乏力。一方面,如今领导下基层总是“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”。领导还没出发,下面的干部就开始准备,清理路障,警车开道。这样领导很难与群众接触,即使接触到的也是事先安排好的“演员”。另一方面,王局长“微服私访”,也透露出其平时倾听民意的渠道并不那么通畅,在办公室很难听到真话和实情。这是官本位观念和官场庸俗习气共同留下的遗憾,使得只有“私访”才能了解真实情况,才能让百姓向你掏心窝子。信息发达的当今,王局长选择“微服私访”,发人深省。



孙海潇 图

## 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涵文 著

早上醒来,陈晶的头痛得像要炸开一样,宾馆白床单上留下的一片红让她痛不欲生,事情过去了就再也无法挽回,自己咋就这么糊涂呢?做出了这种事,自己还有脸见石头哥吗?她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。

那一夜,与其说陈晶“报复”了郑向阳,不如说陈晶上了刘怀的圈套更恰当。陈晶回到家里,整夜不能入睡,茶不思,饭不想,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半天,播的什么节目,她都视若无睹,一旦电视上出现男女接吻的镜头,她就把手关了,回到房间,长吁短叹。

陈晶的一言一行都尽收妈妈眼底,妈妈认为女儿几个月没见石头,又不好开口,在生闷气。她到商店给韩振淇买了两身衣服,又取了两千块钱,走到女儿床前说:“晶晶,春节时你石头哥光说忙呢,也没回来过年,当大人的心里也挂念,这两千块钱,一千块钱给他当学费,一千块钱你当盘缠,到北京后看给他再买点啥。去的时候买个卧铺票,养养精神,别去了又给他添精神负担。”

陈晶越是觉得对不起韩振淇,就越想见他。见到他,他能骂自己,打自

己一顿,心里也许会舒服些。迈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,车还没启动,她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的。

火车开开停停,陈晶一路没合眼。她倒不是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草绳,怕钱再次被偷,而是思绪翻滚,觉得没脸见人。自己与石头哥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,也曾经暗下决心,立志有所作为,与石头哥比翼双飞。没想到居然为了报复一个泼妇,而拿贞洁当代价,自己真是天底下最傻的人。不说了,对不起石头哥;告诉他吧,自己不该把这杯苦酒分给他喝……

火车一声长鸣,北京到了,她的思索也暂告一段落。

陈晶来到了学校,找到了韩振淇的宿舍,门岗师傅告诉她下课的时间还不到,请她稍等。她站在门口,既盼心上人出现在眼前,又怕见到那张熟悉得无法再熟悉的脸。

下课了,同学们鱼贯涌出教室,向宿舍走来。陈晶在三五成群的学生中间努力搜索着自己的心上人,韩振淇终于出现在陈晶的视线中。隔些时日未见,振淇哥更加英气逼人,眉宇间流露出成熟男人的气质,陈晶本想高兴地上前扑进韩振淇的怀抱,可又见韩振淇正和一个漂亮的女生亲密地交谈,还拉拉扯扯地推让着什么东西,最后,那女生把一个手提袋硬塞进韩振淇的怀里跑开了,难道……

陈晶心头一股酸意泛起,很快,她又有些释然了,好像是卸掉了一个包袱。她仿佛有些自惭形秽似的,悄悄地藏到了人行道上一棵大树后边。

走在人群中的韩振淇看到陈晶,眼睛一亮,兴奋不已地加快脚步向陈晶奔来。接近陈晶时,他敞开了胸怀,伸出了双手。

陈晶的脸像霜打一样,木呆呆的,没有一丝笑容。她没有扑进韩振淇温暖的怀抱,而是冷冰冰地把一个布包塞到他的手中。

韩振淇接过包,说:“你也不提前

来个信。走吧,先到宿舍认认门,我再给你安排住的地方。”

同学们相继走进宿舍,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客人,面面相觑,不好开口。为解除大家的疑虑,韩振淇介绍说:“这是我妹妹。”

陈晶绷着脸,开口了:“不是妹妹,一道街的。”

“北京狂人”端详了她好一会儿,这才哈哈大笑说:“恕我直言,你就是陈晶吧?文若其人,清秀可人,仪态不凡,真是荣国府来了个林妹妹,才子配佳人。”

他这一席话,打破了屋里的沉闷,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语竞相问候,要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接风洗尘,都被韩振淇一一谢绝了。

同学们拿着碗筷结伴出去了,陈晶从兜里掏出五千块钱说:“这是我妈给你带来的钱,这是给你捎来的衣服。我的任务完成了。”

韩振淇接过钱,说:“拿这么多干啥?”

“你嫌多,等回去时给她捎回去,那是你们的事。”陈晶不冷不热地说,也不抬头看韩振淇一眼。

韩振淇说:“你还带了衣服?我不缺衣服穿,刚才人家还给我一套西装呢。”

话一出口,韩振淇觉得不妥,连忙把陈晶带来的衣服掏出来试穿,陈晶平时递帽系扣的亲热劲儿不见了。韩振淇没有在意,以为她一路劳累过度,赶紧领她到饭馆吃饭,安排地方休息。

他们走在学校的大道上,一个个意气风发的学子擦肩而过,一座座古朴的校舍呈现在眼前,陈晶为石头哥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感到自豪。自己再不能与他同日而语了!她心里有了芥蒂,走路也拉开了距离。

“家里老人常说,两山永远不会碰头,两人没有不碰头的。听奶奶说,‘文化大革命’时在咱家堂屋住的‘许臭九’,被斗得跳河自杀,留下一封遗书,

被咱爹救上来,被县里接走后再没有音信,没想到,他居然是这儿的校长。他们一家人对我可亲了,平时家里改善生活都要叫上我,衣服、现金经常补贴我。许校长还让我参加课题小组,带我出去考察了很多次,学到不少知识。大家就是大家,看得就是远,知识渊博。他有个姑娘叫许含之,举止文雅,言行得体,还画得一手好画,真是大家闺秀,也把我当成大哥。对了,刚才在路上塞给我西装的就是她,回头我介绍你们认识。刚才那个说你是林妹妹的是她男朋友,前一阵儿他都吃醋了,认为我要跟他竞争呢,经常偷看你的来信,就这还不放心,今天见到你他特别兴奋。你今天可给我解围了,甩掉一个大包袱。”

“你应该跟他竞争。”

“你也吃醋了?”

“房檐下背雨,淋(轮)不着我吃醋。唉,谁也没长前后眼,人算不如天算,我是来跟你告别的!以后,我要走出你的心中,消失你的视线中!”

“晶晶,你不是发烧吧?咋说起胡话来!”韩振淇吃惊地问。

“我不是发烧,也没发神经,我现在很理智,别把我的话当真。”

“真是,你也上了几年大学,咋学个小心眼?”

“我要不是上几年大学,还不会说这话。我走了,以后不要跟我联系了!”陈晶说着,头也不回,撒手走了。

韩振淇紧追几步,拦住她,被陈晶挣脱,无论韩振淇说啥,陈晶是一言不答,径直往前走。韩振淇只好在后面紧跟,跟着她上汽车,进火车站,一直看着她走进检票口。往日里她的音容笑貌,千言万语,仿佛随着火车一声长鸣一并逝去。

“她说的是真的吗?这可能吗?难道是许含之的出现让她误会了?”苍天无言,大地无语。韩振淇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的宿舍。

倒头睡下,一觉醒来,噩梦过去。

宿舍的同学都走了,他们都在走着自己的路,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。韩振淇也走进教室,他想,还是暑假回去,再求得她的理解吧。

四十五

火车到了河南境内,陈晶看了一眼窗外的太行山。太行山下有淇河,河岸上她生长的村庄,村庄里有她朝夕相处的伙伴,有她从没想到分离的石头哥。他是她的脊梁,有远大的理想,在困难面前永远表现得那么自信。不久前,他从国外考察回来给自己写信说,看到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歧视,他也曾咬牙切齿,横眉冷对,骂他们狗眼看人低。冷静下来想想,与其气愤、不满,不如将歧视变成动力,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,让他们刮目相看。他说,他毕业后,要在淇河岸边建世界上最大的养殖、加工基地,当世界的“大厨房”。看着他的信,自己情不自禁地提笔支持他,愿做他的下手,为他的蓝图添墨增彩。纸张刚刚铺开,蓝图还没变成现实,自己先给他泼了一头污水,咋对得起他?咋跟他为伍?

火车把安阳车站抛在身后,下一站就是鹤壁车站。售货员推着小车停在她身边,问她要不要东西,她摇摇头。一千多公里的来往路程,她没吃一口东西,喝一口水。(42)

水宜生

宜 / 生 / 之 / 水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
鹤壁专卖: 鹤壁日报社1楼

热线: 3338633 13323926333